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紀四

起重光大淵獻盡開
逢攝提格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軍
五萬人討五谿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

同出為
姨母之

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
則當呼為舅此蓋妻之兄弟也長知兩翻武陵太守衛

旂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

旂與旌同使疏吏翻

欲有自託之計吳

主曰承明不為此也

潘濬字承明

即封旂表以示濬而召旂

還免官衛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

亶洲絕遠卒不可得至

卒子恒翻

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坐

無功誅

吳遣溫直見上卷上年

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

府事

蜀置左右中三都護署府事署漢中留府事也

嚴更名平

更工衡翻

亮帥諸軍

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

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

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

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韉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帥讀曰率於是大司馬

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

陵郭淮等以禦之

郃古今翻又曷閭翻費父沸翻

三月郃陵元侯曹

真卒自十月不雨至于月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

精兵四千守上邽

上邽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以來屬漢陽郡

餘衆悉出西

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

雍郿二縣皆屬扶風郡雍於用翻郿音媚又音眉

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

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

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觀

懿此言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

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

邽郭淮費曜等徼亮

徼讀曰邀

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

芟所銜翻

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

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

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

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

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

少詩沼翻

亦行去矣

懿不從故尋亮

有意為之曰故尋者隨而攝其後

既至又登山掘營不

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

數所角翻

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

笑何懿病之

懿實畏亮又以張郃嘗再拒亮名著關右不欲從其計及進而不敗戰情見勢屈為

諸將所笑

羽翻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

當監何平於南圍

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敢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故名官曰

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監古街翻

自案中道向亮

案據也懿分道進兵欲以解祁

山之圍自據中道與亮旗鼓相向也

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

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

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

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注籍水出上邽

當亭西山東歷當亭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右與帶五水木門谷之水其一也導源南山北流入籍水

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脅而卒

中竹

仲翻郃與滕同卒子恤翻

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黃初以

來諸侯王灋禁嚴切至于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

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

堯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思齊之辭毛氏注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御迎也鄭氏曰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

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
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

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

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

通上

上時掌翻李周翰曰通迭也言百寮宿衛以次休息更迭上直

執政不廢於公朝

朝直遙翻下同

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

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治直之翻

至於臣者人道絕

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此言志同道合者謂疇昔文會之友也

修人事叙人倫近日婚媾不通

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

塞惡則翻

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

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

殊絕也闕五慨翻

今臣以一切之

制

一切謂權宜也一說一切謂不問可否一切整齊之也

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

心皇極

皇極宅中之位人君居之

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

詩邶風北門之詩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歸之於天余謂植之意蓋謂君者

天也天可達乎

遐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義

與邇同

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四節謂四時之

節展舒也

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論語孔子曰兄弟怡怡

妃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

呂延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也遺于季翻

齊

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

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族也百司謂百官也

如此則

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

無錐刀之用

思惟也省志景翻

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

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度徒洛翻

若得辭遠游戴武

弁解朱組佩青紱

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紱三都尉諸侍中常侍皆戴武弁佩青紱

駙馬

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

駙馬奉車都尉及騎都尉為三都尉皆漢武帝置魏晉以

下多以宗室及外戚為之

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

拾遺左右

珥仍吏翻珥筆插筆也古者侍臣持橐珥筆華蓋乘輿車上施之魏晉之制侍中與散騎

常侍或乘輿御殿及出遊幸祭祀治兵侍
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
乃臣丹誠之

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

離力智翻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

常棣匪他之誠

詩鹿鳴宴羣臣嘉賓常棣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所謂匪他也

又頌弁詩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

哀

伐木燕朋友故舊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知念其父母必念其同氣矣蓼音六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

處昌

閎翻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

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齊大夫杞梁戰

死于莒城其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臣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

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

况譬也

若葵藿之傾太陽雖

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

言葵藿草也傾葉於日日雖不為回光終是誠心向日也

為于偽翻

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

陛下

施式智翻下同

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文子九篇班固

曰文子老子弟子李周翰曰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表植獨先表也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

否隔不通也友于兄弟也否皮鄙翻

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有不

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

也

光被時雍言帝堯睦族之效詩周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氏箋曰緝熙光明也故植以言文王之治

被皮義翻

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惡終

也事使之然

隆崇也謂立教之始各有所崇其流之敝則事勢使之然也惡如字

今今諸

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䟽畧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勅有

司如王所訴植復上䟽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

復扶又翻

朝直遙翻

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

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

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

臣伏惟陛下遠

覽姬文二號之援

號仲號叔文王之母弟文王咨于二號以成王業

中慮周成

召畢之輔

召公畢公周同姓也二伯分治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召讀曰邵下同

下存宋

昌磐石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

皮之虎也

楊子之言

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將即亮翻

故語曰患

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

成王幼管叔蔡叔以武庚畔成王誅管叔放蔡叔以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相左右

叔魚陷刑叔

向贊國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

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于朝宣子問
其罪於叔向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 三

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
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

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

懾之涉翻

豪右執政不在親戚

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

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

齊太公姓呂其後為田成子所取非

呂族也晉唐叔姬姓其後為趙藉魏

斯韓皮所分此不言韓以韓亦姬姓惟陛下察之苟吉

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

離力智翻下得離同

欲國之安

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

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

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

勝音

升懣音悶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

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

朝直遙翻下同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

願足矣帝但以優文答報而已

植求自試而但以優詔答之終疑之也

八

月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

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

二載

自文帝黃初元年遣植等就國至是十二年惟思也載子亥翻

悠悠之懷能不興

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

適讀嫡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漢丞相亮

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

李平即李嚴改名曰平

會天霖

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

狐忠即馬忠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馬

改名忠此姓從先名從後姓譜

狐周王子狐之後又晉有狐突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

還喻以後主指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

言運糧不繼

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

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

此又欲解以上指喻亮之罪也誘音酉

亮

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

負

首式救翻

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

平蓋嘗封侯也

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

戒救

也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

東關

東關謂江州

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

護思負一意

思負謂思其罪負也一意謂一意於為國無復詭變以自營也

君與公琰

推心從事否可復通

否皮鄙翻

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

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

李嚴字正方為于偽翻下同

鄉黨以為不可近

近其新翻

吾以為

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其不意

謂蘇

秦張儀押闔其說以反覆諸侯之間今李平復為之復扶又翻

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

衛尉南陽陳震也

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

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

阜陵縣漢屬九

江郡魏改九江為淮南郡晉志曰阜陵縣漢明帝時淪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杜佑曰漢阜

陵縣在滁州
全椒縣南

布遣人告凌云遠道不能自致乞兵見迎

凌騰布書

騰傳也上也

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

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

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

衛多則事必遠聞

問音

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

其宜會寵被書入朝

被皮義翻朝直遥翻

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

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

索山客翻

乃單遣一督將步

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

迸北孟翻

孫權自量其國之力不足以斃魏不過時於疆場之間
設詐用奇以誘敵人之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
蜀以爭天下之心也凌允之兄子也王允獻帝時誅董卓先是凌表寵年過

耽酒不可居方任

方任方面之任也先悉薦翻

帝將召寵給事中郭

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

漢建安中武王操以寵為汝南太守太和三年

刺豫州是年都督揚州

二十餘年有勲方岳

自親以下以督州為方岳之任謂其職猶

古之方伯岳牧也

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

可令還朝

朝直遙翻

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

康彊帝慰勞遣還

勞力到翻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華歆卒

謚法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華戶化翻

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故以改元

六年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入

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闕

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

清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離力智翻

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

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帝愛女淑卒帝

痛之甚追謚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甄后

從孫黃與之合葬

甄之人翻從才用翻

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

襲爵

為子偽
翻下同

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

八歲下殤禮所不備

記檀弓曰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

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鄭玄注云畧未成人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況未暮月而以成人禮

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

比朝直遙翻下同臨

而乃復自往視陵

復扶
又翻

親臨祖載

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

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

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

避衰謂五行之氣有王有衰徙舍以

避之也今人謂之避災便移殿舍謂欲營繕宮室故出幸許以便移殿舍也

或不知何故臣

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

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

水經注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治直之翻

及孟津

別宮皆可權時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

可計量

量音良

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使

無恐懼之心

子思居於衛有齊冠或曰冠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況乃帝

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

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三月癸酉行東巡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

孫淵求馬初虞翻性踈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

抵觸也數

所角翻好呼到翻忤五故翻

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

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東翻聞之以為五谿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

去猶棄也
去羌呂翻

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

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

護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復是故謂之愛憎白陳奏也

徙蒼梧猛陵

猛陵縣屬蒼梧郡劉昫曰唐梧州孟陵縣藤州鍾津縣龔州南平武林隋建三縣皆

漢猛陵縣地復扶又翻

夏四月壬寅帝如許昌 五月皇子殷

卒 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 九月帝行如摩陂

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

治直之翻

公孫淵陰懷貳心數

與吳通

數所角翻

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

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

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度遼水

散騎

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

光武報竇融書曰吾

與爾非相吞之國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為不侵不叛之臣

不宜輕伐伐之而不

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

治直之翻

先

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

質如字

歲選計

孝

計孝謂每歲上計及舉孝廉也

不乏職貢議者先之

先悉薦翻

正使一舉

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

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豫以

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道無岸當赴

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山賀等還至

成山

班志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後漢省不夜縣括地志成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

遇風

豫勒兵擊賀等斬之吳主聞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

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十一月庚寅

陳思王植卒

謚法追悔前過曰思

十二月帝還許昌宮侍中

劉曄為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

朝直遙翻

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

智言之皆有形

謂言蜀之可伐與木可伐皆有勝負之形可以動人之聽

中領軍楊

暨

中領軍主中壘五校武衛等三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其後

以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則為中領軍

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

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

過工禾翻

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

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

焉於虔翻下同

暨

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

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

質證也驗也對問也

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

見賢遍翻下同

曄責帝曰伐

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

與讀日預

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

罪

昧母禮翻一作寐說文曰寐而昧厭厭讀曰魘

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

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

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

見賢遍翻中竹

仲翻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

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

暨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

伺相吏翻趨七喻翻

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

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

逃矣

言者謂曄善迎合上意上若有所問謂反上意而問之曄之對必與上所問者反而與上意所向者

合每問皆然則可以見曄迎合之情矣

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

焉

疏與

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侍中在天子左右大鴻臚外朝

官也臚陵如翻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晉傳玄著書號傅子

以曄之明智

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

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

敦厚也崇尚也

內失君心外困於俗

卒以自危

卒子恤翻

豈不惜哉

曄嘗譖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
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意
果解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扶掖羣臣細過
以求媚於上

好呼到翻扶一決翻挑也
趙他歷翻發動也

黃門侍郎杜恕上

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

續漢志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
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主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
庫藏蔡質漢儀曰左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魏晉
之制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
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廩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廉振人
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罰罪罰也關

白也言有罪罰當闕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判判也析也問責問也剖析其事而責問之也播乎袁翻

又云諸當坐者別奏

廉昭又云諸當坐者別奏意欲并奏今僕坐之

尚書郎陳

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陳理志意懇惻臣竊愍然為

朝廷惜之

偽為于翻

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

長知兩翻

莫

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

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

不盡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

韓信

之言見十卷
漢高帝三年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

豫讓事范中行氏智伯伐

而滅之移事智伯後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漆身吞炭必
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讓豫讓曰范中行衆人遇
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行戶剛翻
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

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

遐蹤

契息
列翻

坐待來世之俊人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

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

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

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

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

遂使䟽者不敢毀譽

此言帝信其所親而疑其所䟽遂使在遠之臣不敢言以至是非失

其真也䟽與踈同舉音余

以至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

聞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

有道謂有道之士也

使之自同古

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將遂

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

使大臣怨乎不以

以用也見論語

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

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稱去四凶

共工驩兜三苗世濟其

惡然後去之數所具翻去羗呂翻

不言有罪無問大小則去也

言小過當畧而

不問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

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

知讀曰智

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

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

華輦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

下行

孟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

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賢愚能否

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

治直之翻下同

以此建功

何功不成每有軍事

謂二邊有警急之時也

詔書常曰誰當憂此

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

公後私即自辦也

近詔謂近日所下詔也
先悉薦翻後戶透翻

伏讀明詔乃

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

為治之本在於任賢事
之治不治乃其末也

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

為朝臣不盡稱職也

稱又
證翻

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

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

處昌
呂翻

選舉非其人未

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

朝直
遙翻

陛下知

其不盡力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

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

為治直吏翻

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

屬之欲翻下同

定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

寺門官寺之門也

斯

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

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

按范書郭躬章帝元和三年拜廷尉

和帝永元六年卒不及安帝時蓋躬死後

實嘉方辟其兄子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近司隸校尉

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

裴松之曰按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帝第五弟名

通為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

於受屬

屬之欲翻

選舉不以實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

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

絕阿黨之原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

治直之翻

使臣之言少蒙察納

少詩沼翻

何患於姦不削減而養

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

趙他狄翻

然而世憎小人

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

其終始

復扶又翻

必以違衆迂世為奉公

迂五故翻

密行白人為

盡節

謂潛伺人之過失以白上乃以為盡節也

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

此邪

焉於虔翻

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

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

背蒲妹翻趨七喻翻下同樂音

洛

恕畿之子也

建安中畿守河東有能名

帝嘗卒至尚書門

卒讀曰倅尚書

門尚書臺門也

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

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

則請就黜退

行下孟翻分扶問翻稱尺證翻

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

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

望也社稷則未知也

陳矯賈逵皆忠於魏而二人之子皆為晉初佐命豈但利祿之移人

哉非故家喬木而教忠不先也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

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

將即亮翻

守則經時

謂陸遜若

以兵圍守必經時而不能拔

又賊舍船二百里來

句絕舍讀曰捨

後尾空絕

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

軍趨楊宜口

魏廬江郡治陽泉縣續漢志陽泉縣有陽泉湖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

水經注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入決水謂之陽泉口趨七喻翻

吳人聞之

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

湖北遠壽春

魏揚州治壽春距合肥二百餘里遠于願翻下同

賊攻圍之得據

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

甚易

易以
致翻

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

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

歸路

掎居
蟻翻

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

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

壞音
怪

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

於此劫畧無限必淮北為守

濟言望風移成吳必劫掠
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

帝未許寵重表曰

重直
用翻

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

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

懾懼也懾
之涉翻

此為形實不必

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

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

遠于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

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

文帝重其辯給遂臣於魏

趙咨蓋必黃初初自吳使于魏者也

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觀龍改元

自是改摩陂曰龍陂

公孫

淵遣校尉宿舒

姓譜宿本風姓伏羲之後封於

郎中令

孫綜

晉志王國置郎中令淵未封王僭置之也

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為

之大赦

偽翻

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

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

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

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

淵背魏懼討背蒲妹翻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

明於魏兩使不反使疏吏翻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

難昭難乃旦翻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劔而怒曰吳國士

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

於衆中折孤數所角翻折之舌翻孤常恐失計失計謂不能容昭而殺之也昭

孰視吳主

古孰熟字通

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

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

事見六十

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

卒遣彌晏往

卒子愼翻

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

朝直逞翻

吳主

恨之土塞其門

塞悉則翻

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張昭事吳有古大臣之節

夏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

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月洛陽宮鞠室災

鞠室者畫地為域以楚鞠因以名室

鮮卑軻比

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

步度根保塞見七卷文帝黃初五

年誘音酉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陜北累力瑞翻重直用翻

北也唐代州鴈門縣有東陜關西陜山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

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省悉景翻步度根已為比能所

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漢靈帝末羌胡大擾

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並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自陜嶺以北並棄之故以句注為

塞比詔書到比必寐翻軌已進軍屯陰館應劭曰句注山名在鴈門陰館縣杜

佑曰句注山即鴈門縣西陜嶺句伏儼音俱包愷音鉤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

軻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

於樓煩

陰館樓煩二縣漢皆屬鴈門郡而晉志無之蓋已棄之荒外矣

二將沒步度根

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

泄歸泥扶羅韓之子

與軻比能合寇邊

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

晉職官志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

將軍也魏置為中軍

軻比能乃走幕北泄歸泥將其部衆來降步

度根尋為軻比能所殺

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

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

卒如張昭之言傳直戀翻

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

樂浪音洛浪

吳主聞之

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

嘗試也易近為

近為

鼠子所前却

謂稱臣以誘吳使使前既又斬其使以却之也

令人氣踊如山不

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

復扶又翻

就令顛沛

不以為恨

知其不可而欲興念兵也

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資

誕膺期運破操烏林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敗備西陵

事見六十

九卷文帝黃初三年敗補邁翻

禽羽荊州

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

斯三虜者當

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

言如風行而草偃也

方蕩

平華夏總一大猷

猷道也謀也夏戶雅翻

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

之怒違垂堂之戒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喻權不當自越海而加兵於遼東輕萬乘

之重

乘繩證翻

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

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陞

下乘桴遠征

桴芳無翻編竹木渡水大者曰棧小者曰桴

必致闕闕感至而

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

遼東衆之與馬

謂權所以遠惜遼東而不忍棄絕之者以其民衆與其地產馬也

柰何

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

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

見事

二十八卷永光元年刻武粉翻

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

今遼東戎貊小國

貊莫百翻

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鉅

鈍

鉅者十分黍之重言其輕也

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

方土寒傭

傭克角翻傭瘠也

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

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

卒讀曰猝度徒洛翻

鳥驚獸駭長驅奔竄

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

加又洪流滉漾

滉漾水深廣貌滉戶廣翻漾以兩翻又余亮翻

有成山之難海

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執雖有堯舜之德

智無所施資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

資音奔加以

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

洿烏故
翻流腫

者謂毒氣下流足為之腫古人謂之重腿今人謂之腳氣

凡行海者稀無此患此不

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

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

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

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

謂傾身而卧側鼻而息不
得展布四體安於偃仰也

食不

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

吳選曹尚
書即魏選

部尚書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閒隙

閒古莧
翻下同

應機而

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

腹心之疾也

偽為于翻

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

治直之翻

忿以

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

寇北

猾虜皆謂魏也

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

所覺輒多

兵法以逸待勞又曰逸則能勞之言敵人用智以疲我苦不自覺比我覺知則得失之間

相去多矣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

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應邵曰沓長荅翻又

據陳壽志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為新沓縣即沓渚之民也

今到其岸兵

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

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

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

此慮魏乘吳伐遼之間而

南侵也狙

若實了然無所憑賴

了然猶然曉然也蜀本作了然文義尤長了孤

了也謂淵孤立

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

怖普布翻迸北孟翻卒讀曰猝

不然無援也

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

山虜謂丹陽豫章鄱陽廬陵新都等郡山

越也乘蜀本作

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

承間古莧翻

疏曰

重直龍翻

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

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

從干以容翻

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

盤互謂各盤據而互

為敵也夏戶雅翻

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

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

舍讀曰捨治直之翻

昔尉佗叛逆僭號稱

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

喻而已

佗徒河翻事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易以豉翻

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

場音亦

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

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吳主數遣人慰謝

張昭

數所角翻

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

過工禾翻

昭辭

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

恐丘共翻

昭亦不出吳主使人

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

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朝直遙翻

初張彌許晏等至襄平

襄平縣遼東郡治所淵所都也

公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

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

中使中節人使

也使疏吏翻陳壽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菟同都翻

玄菟在

遼東北二百里

此北玄菟郡舊治也

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

舍於民家仰其飲食

仰牛向翻

積四十許日旦與羣等議曰

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

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

長知兩翻為于

偽翻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羣

等然之於是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

時為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旦羣德彊皆

踰城得走時羣病疽瘡著郗

疽千余翻著直略翻郗與膝同

不及輩旅

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

崎丘宜翻音區

行六七百里創益

困不復能前

創初良翻下同

卧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

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

委

委棄也

於是推旦彊使前

推吐雷翻

德獨留守羣採菜果食

之

食讀曰飮

旦彊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於句麗王

位宮及其主簿

高句麗國在遼東之東千里位宮漢高句麗王宮之曾孫也宮生而開目能視

及長勇壯數犯漢邊位宮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以似其祖故名曰位宮句麗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擾台使者帛衣先人帛衣

三國志作卑衣句音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給言有

給言有

賜為遼東所劫奪

給徒亥翻

位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

旦還迎羣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

貂皮千枚鴟雞皮十具

郭璞注山海經曰鴟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聞敵死乃止鴟

何葛翻

旦等見吳主悲喜不能自勝

勝音升

吳主壯之皆拜

校尉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

合肥新城也

以其遠水積

二十餘日不敢下船

大船向岸船高岸卑故謂舍船就岸曰下船以自船而下也遠于顧

翻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

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

要一逆翻

雖不敢至必當上

岸耀兵以示有餘

上時掌翻

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

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

卒讀曰猝

斬首

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蜀庾降都督張翼

水經注寧州建寧縣故庾降都督屯蜀後主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之

用灋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

帥所類翻

丞相亮以參軍巴西

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

其人謂召翼者也即

就也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

稱尺證翻

然代

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

懈古代到

代到

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曹斬之 諸葛亮勸農講武作

木牛流馬

亮集曰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

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分墨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軀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運米集斜

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按明年亮即出斜谷

所謂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通自再攻祁山之

後至是凡三年也

斜谷音浴又古祿翻考異曰唐太宗晉書景懷夏侯后傳后以此年

二年死云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畧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鴆崩按是時司馬懿方信任於明帝未有不臣之迹况其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鴆其妻俱非事實蓋甚之之辭不然師自以他故鴆之今不取

春二月

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三

月庚寅山陽公卒

獻帝自禪位至卒十有四年年五十四

帝素服發喪

己酉大赦

夏四月大疫

崇華殿災

是歲復修改崇華曰九龍殿引

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

諸葛亮至郿

郿音媚又音眉

軍於

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

背蒲妹翻

謂

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

原

水經注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逕其北又亮與步騭書曰原在武功西十里上時掌翻

諸將無

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

雍於用翻

亮

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

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

盪徒朗翻

此非國之利也

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

塹七艷翻

漢兵大至淮逆擊却

之亮以前者數出

數所
角翻

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

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

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

巢湖口即
今柘江口

也在和州歷陽縣西南百五十里水導源巢湖裴松之
曰巢祖了翻今巢湖與焦湖通焦勦音近故有勦音今
讀如向合肥新城

即太和六年滿寵所築新城也華夷
對境圖魏合肥新城今為廬州謝步

鎮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

向襄陽

瑾渠名翻
沔彌充翻

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

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

殄夷將軍
蓋魏所置

然不在沈約志所謂四十號將軍之數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

以致大軍耳

質音致

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

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

罷讀曰疲

若賊見計

言窺見吾所以待敵之計也

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

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召中軍兵

并召所休將士

分休猶番休也

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

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

少詩沼翻

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

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

先悉薦翻

揚聲進道震曜

形執騎到合肥䟽其行隊

䟽讀曰踈行戶剛翻

多其旌鼓曜兵城

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

後必震怖遁走

要一遙翻斷丁管翻怖普布翻

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

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

陽終以破隗囂

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

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

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

合肥

襄陽以備吳祁山以備蜀也

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

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

比必寐翻

乃使征蜀護軍秦朗

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救懿但堅壁拒守以

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

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龍舟東

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

射而亦翻

又

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

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

表詣吳主邏者得之

扁補典翻又音篇邏郎佐翻

諸葛瑾聞之甚懼

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閣狹且水乾宜

當急去

乾音干

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

葑菜也謂之蔓菁豆菽也

與諸

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

陸遜亦名議字伯言

其必當

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

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

謂敵既知權還料遜兵當退已分守

要害之處欲以遮截遜所部兵既無進取之氣而有遮截之慮則其意恐動將至於或降或潰也復扶又翻

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

謂吾怖

怖音布翻

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

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

上時掌翻

魏人素憚遜

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執步趣

船趣七喻翻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

蓋立圍屯於白河口因以為名

託言住

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

新市安陸

二縣皆屬江夏郡魏初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屯石陽舟車湊焉頗為繁富沈約曰江夏曲陵縣本名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曲陵宋明帝泰始六年併曲陵入安陸縣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

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

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八月壬申葬漢孝獻皇

帝于禪陵

帝王紀曰禪陵在蜀鹿城西北十里賢曰在今懷州修武縣北二十五里劉澄之地記曰

以漢禪魏因以名焉

辛巳帝還許昌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

百餘日亮數挑戰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

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

人之服

字書幘古獲翻婦人喪冠也又古對翻據劉昭注補與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幘蓋婦人首

飾之稱不特喪冠也遺于季翻

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

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

復出矣

治直吏翻復扶又翻

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

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孫武子及司馬穰苴之言也將

即亮

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

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

懿所憚者亮也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以

覘壽命之久近耳

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

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

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

噉徒濫翻少詩

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

沼翻省悉景翻

已竟也語

數日復還

復扶又

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

竟而別也

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諂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

費禕字文偉亮不答繼禕之人非高帝此後亦非乃所知之意蓋亦

見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禕者矣嗚呼

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

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

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偏

猶恐亮未死也

於是儀結陳而去

陳讀

陣曰入谷然後發喪

入斜谷也

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

司馬懿字仲達以當時百姓之懿聞之笑曰吾能料諸觀之時人之於孔明何如也

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

才也

方亮之出也懿以為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及亮既死退軍懿案行其營壘處所以為天下奇

才觀此則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為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行下孟翻

追至赤

岸不及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漢前軍師魏延

蜀置中軍師前軍師後軍

師

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

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

韓信請兵故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

亮制而

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

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

便了

斯此也須待也言即此待之使可辦事分扶問翻度徒洛翻

軍戎節度取辦於

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

下遐稼翻

唯儀不假借延延以

為至忿有如水火

言不可同處也

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

偏廢也費禕使吳

費父沸翻使疏吏翻

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

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

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

憤古對翻

釋云心亂也

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

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

黥布韓信也

今方埽除彊賊混一函夏

夏戶雅翻

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

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

計也

檄與揖同

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

軍節度令延斷後

斷讀短

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

發

亮固知延非儀所能令矣

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撫延意指

揣初

委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

此魏延矜高之語也見賢通翻

府親官屬

便可將喪還葬

府親官屬謂長史以下也

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

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

勒作斷後將乎

將即亮翻

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

分扶問翻

令禕

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

時禕為亮司馬延知儀以不
已從故因禕來劫與共作行

留處分行謂當從亮喪還者留謂當留拒敵
者延欲令禕手書處分之語告其下諸將也

禕給延曰

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

給徒亥翻為
于偽翻更工

衡翻必不違命也禕出犇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

尋繼

也言繼時
而悔也

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

還

覘丑廉翻還從宣
翻又如字下同

延大怒攬儀未發

攬初銜翻自後
爭前曰攬今人

猶言先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

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

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

槎仕下翻邪所木也

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

南谷即褒谷也南谷曰褒北谷

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

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

禦延

何平即王平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

平叱先登曰公亡身

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

為于

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犇漢中儀遣將馬岱追

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

難乃旦翻

行

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

問音訊也

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

已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

延雖

無反意使其輔政是速蜀之亡也降戶江翻

諸軍還城都大赦謚諸葛亮曰

忠武侯初亮表於漢主曰城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治直之翻長知

兩翻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

如其所言

卒子恤翻

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

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

儀度也軌

法也

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

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

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

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言事事物物必從其本而治之

循名責實虛

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

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

蕭之亞匹矣

治直吏翻亞次也匹偶也

初長水校尉廖立

廖力弔翻姓也裴松之音理救翻姓譜廖姓周文王子伯廖之後後漢有

廖湛風俗通曰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颺蓋其後也

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

常以職位游散

散悉宣翻

怏怏怨謫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

汶山

據立傳廢徙汶山後主初立之時也汶山漢武帝開為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蜀郡蜀又分置汶山

郡唐為茂州汶山縣汶音問

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

聞之亦發病死

平廢徙見上太和五年

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

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復扶又翻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

言聖人以為難

見論語鄭氏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

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受二夫之田是定稅三百家也

諸葛亮

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

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

樂音洛

流矜恕之德灋行於

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
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

偽為百姓

遂因

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

姓諸習國名後以為姓風

俗通漢有習
譽為陳相

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于沔陽

近其新翻

斷其

私祀

斷音短

漢主從之漢主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

假節督漢中

代魏延也

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

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

喪息浪翻

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類倫也萃聚也

處羣僚之右

處昌呂翻

既無

威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

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

此巴丘即

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有天岳山臨大江一名幕阜前有培塿謂之巴蛇塚相傳以為昇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因謂之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

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

使疏

吏翻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

守何也對曰臣以為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

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

謂抗言不

為吳屈又盡情無所隱也

禮之亞於鄧芝

蜀先主殂諸葛亮當國始遣鄧芝使吳

吳

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

民而已

陸遜先嘗部伍山越為兵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其餘深遠莫

能禽盡屢自求為官出之

為于偽翻

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

議咸以為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

鄰接

會工外翻番蒲何翻

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

重直龍翻

其幽遠人

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

長知兩翻

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

莽莫補翻又母
黨翻草深曰莽

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

兵俗好武習戰

好呼到翻

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

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

走音秦狖余救翻說
文曰狖鼠屬善旋

時觀

間隙

間古
瓦翻

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蝨

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

聞之亦以事終不逮

逮及也謂恪所出山民
終不能及四萬之數也

歎曰恪不

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

越將軍

以招撫山越為將軍號

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 冬十一

月洛陽地震

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

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十一月濬還武昌

太和五年吳遣潘濬討武陵蠻

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五

起旃蒙單闕盡彊
圍大荒落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丁

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

甄后死見
六十九卷

文帝之黃初二年數
所角甄甄之人翻

由是太后以憂殂 漢楊儀既殺

魏延

事見上卷上年

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

生密指以儀狷狹

密指蓋亮密以語諸僚佐特儀不知耳狷吉據翻

意在蔣琬

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

從干容翻

初儀事

昭烈帝為尚書琬時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

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

先悉薦翻

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

咤叱稼翻噴也叱怒也五

內五藏之內也

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

往慰省之

費父沸翻省悉景翻

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

云云師古曰猶言如

此如也又語禕曰往者丞相已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

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

語牛倨翻處昌呂翻度徒洛翻落度失意也

令人

追悔不可復及

復扶又翻下同

禕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為民徙

漢嘉郡

漢嘉縣故青衣也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屬蜀郡屬國都尉蜀郡屬國安帝延光元年所

置蜀分為

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旨激切遂下郡收

漢嘉郡

儀

上時掌翻下遐稼翻

儀自殺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文德郭后也郭

后諡曰德甄后諡曰昭

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

事費禕代琬為尚書令

帝好土功

好呼到翻

既作許昌宮

事見上卷
太和六年

又治洛陽宮

諸葛亮死帝乃大興宮室晉士燮所謂釋楚為外懼者此也治

直之

起昭陽太極殿

水經注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即漢崇德殿之故處

築總章觀高十餘丈

舜有總章之訪相傳以為總章即明堂也觀闕也總章觀蓋在太極

殿前觀古玩翻高居傲翻

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

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

民至少

喪息浪翻少詩沼翻

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

漢自秦項

之爭民死於兵者多矣雖文景與民休息戶口蕃息重以武帝窮奢極欲又減其半平帝元始之初民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以班志考之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光武興於南陽至永

和元年戶五十餘萬三國虎爭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
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二百四十三耳
當此之時謂不過漢文將即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亮翻

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

多作傳舍

典畧曰備鎮成都後魏延督漢中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間四百餘區傳株

患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

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

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

復扶又翻

下同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

此指蕭何治未央宮事為言

羣曰昔

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

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

羣因帝蕭何之言以陳善

閉邪蕭何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

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

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

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

此皆指帝拒諫實事壞音怪

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

少詩沼翻下同

卓然

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

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

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為百姓也

為于偽翻下同

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

凝定也停也言帝不為之留聽也

不及意遠矣

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

數

西漢婦官十四等秩石視內外百官之數魏武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曰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

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宮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

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

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

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

內侯婕妤比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

千石良人

自賢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

灑所賣翻掃素

視千石

報翻入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

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漢東都之末宮中有女尚書處當奏事有不合上意區處其當而下

之也畫可畫從其所奏

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

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

事

治直之翻

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

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

粗坐五翻見賢遍翻朝直

詔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

后妃以下百二十人

王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為百二十人嬪

牆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

嬪毘賓翻
嬪慈良翻

復扶又
翻下同

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

備內官之數

媛美女也淑善也媛于絹翻

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

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

詩螽斯后妃子

孫衆多也

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輒以昌言自克也楊子曰勝已之私之謂

克是時獵灋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

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

親田者既減

親田謂躬親田畝者

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

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訾

不訾言不可計量也

民雖障防力不能

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方今天下生財

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

卒讀曰猝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

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

作臺觀望見孟津

黃圖曰登之可以遠觀故曰觀觀古玩翻

衛尉辛毗諫曰

天地之性高高下下

國語周太子晉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四岳佐禹高高下下

封崇九山決汨九川

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

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

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

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

元始也緒絲端也言文帝克終武帝之志受禪易制此絲端所

從始也

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

治直也

總觀季世放蕩

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

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

處昌呂翻

今吳

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

治直也

帝

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

堯土階三

尺茅茨

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

樂音洛

及至殷周或堂

宗三尺度以九筵耳

周官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

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

桀作璇室象廊

史記龜策傳曰桀為瓦室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紂為象廊紂為傾宮鹿臺

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仞臣瓚曰今在朝歌城中

以喪其社稷

喪息浪翻

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

民不堪命從亂如歸王走而死于芋尹氏

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

事見七卷三十

年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

度徒洛翻

未有不亡者

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

皇為深誠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晉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

駑音奴爭讀曰諍

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

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

重誅奏御

叩近也御進也

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帽被

縹綾半袖

著陟畧翻說文曰帽小兒蠻夷頭衣縹普沼翻青白色綾紋帛或謂之綺或謂之紋縹半

袖半臂也晉志曰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縹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縹以縹為之後世施幘於冠

因或裁纓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被皮義翻

阜問帝曰此於禮何

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瀟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

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

少府屬官

有御府令典官婢員吏七十人吏從官三十人

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

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

數所具翻

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

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

踐養胎以待用

國語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既反國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

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乳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

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陳散悉重翻騎奇寄翻

昭王恤病以雪仇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

弔死問疾欲以報齊雪先王之耻

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

二敵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

謂當帝之身不能滅吳蜀後世之責必歸

於帝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

舍讀曰捨

專心討賊臣

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

按此則魏已改通事郎為

中書侍郎矣

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

家語載孔子之言

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

已殆將敗矣

荀子魯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善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曰

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上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進不已是以知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之也

留意舟水之喻息犇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

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

今寇賊未殄

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

謂五大在邊尾

大不掉非善計以詔後人也遺于季翻

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

不競

競強也

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言不特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復扶又翻下同

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

臺令史

此殿中監以其時營造宮室使監作殿中耳非唐殿中監之官也觀後所謂校事可知矣又據

晉書輿服志大駕鹵簿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則魏時殿中監已有定官蘭臺令史屬御史臺會要曰漢謂御

史臺為蘭臺

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

卿推之何也

推考約也

臻曰古制侵官之法

古者百官不相踰越左傳樂鉞

曰侵官冒也

非惡其勤事也

惡為路翻

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

也墮讀

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

魏武建國置校事使察羣下

若又縱

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涿郡孫禮固請

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

讜音黨

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

一月有所成訖

成訖言欲成殿舍以訖事也監古銜翻

禮徑至作所不復

重奏

重直龍翻

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

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

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

太史令屬太常隆以侍中領之漢儒有高堂生

魯人隆其後也姓譜齊公族有高堂氏風俗通齊卿高恭仲食采於高堂

曰此何咎也於禮

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

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

京房易傳之辭傳直惡翻孽魚列翻

此人

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

之

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厭益涉翻下同

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

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

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

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

作則蓬蒲嘉禾必生此地

蓬山輒翻又色洽翻蒲音蒲說文蓬蒲瑞草也堯時生於

庖厨扇暑而涼

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

遠人也 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

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

任城王楷之子也

楷任城王彰之子任音士

丁巳帝還洛陽 詔

復立崇華殿

復扶又翻

更名曰九龍

據高堂隆傳時郡國有九龍見因以名殿更工

衡翻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

水經注穀渠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枝流入石逗伏流

注靈芝九龍池

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

馬鈞作司南車

司南車即指南車也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士皆

造路乃作指南車以正四方述征記曰指南車上有木仙人持信幡車轉而人常指南水轉百戲

傳玄曰人有上百戲而不能動帝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繩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

唐闕雖變巧百端

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

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

詩召南鵲巢之辭也

今興宮

室起陵霄閣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悚懼故天降之

福

太戊桑穀生朝武丁飛雉雖鼎皆能戒懼轉災為福

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

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簡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

為之動容

為于偽翻下同

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

為立

期限以必其成及期而不成為稽限

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

常侍領祕書監王肅

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秩四百石

上疏曰今宮

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

見賢通翻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

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

泰極謂太極殿

願陛下取

常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

暮而更之

更工
衡翻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

不怨矣

易曰悅以使
民忘其勞

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

小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

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

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

此營壘
之營

既成又利其功力不

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

此營求
之營

不顧經國之體臣

愚以為自今已後儻復使民

復扶
又翻

宜明其令使必如期

以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信

謂始焉於甲處營造發
民就役次焉於乙處營

造不可仍用甲處就役之民寧
使更發民以供乙處之役也

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

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

陛下下之於吏

卒讀曰猝下之之
下音戶稼翻下同

鈞其死也無使汙于

宮掖

鈞與均同
汙烏故翻

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

易以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

鼓翻

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

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

事見十四卷漢文
帝三年下邳稼翻

臣以為

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下之吏也猶不

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

斯論誠足以矯張釋之之失言

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

偽翻為于

不忠之甚者也不可

不察 中山恭王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

手

喪大記之言

亟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

曰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

弟有不良之行

樂音洛行下孟翻

當造膝諫之

造膝詣膝前也造七到翻鄰與

同 膝 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

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

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

覆敷救之

冬十月己

酉袞卒

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許昌

是歲幽州刺史

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

刺七

亦翻種章勇翻

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

張

掖柳谷口水溢涌

魏氏春秋曰張掖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

激波涌溢刪丹氐池二縣漢志皆屬張掖晉志無之當是併省也五代志甘州張掖縣有大柳谷又後周廢金

山縣入刪丹縣蓋歷代廢置無常疆土有離合也

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

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

彗之象

宿音秀李蒲內翻彗徐芮翻又余醉翻又祥歲翻

又有文曰大討曹

石

之文天意

蓋昭昭矣

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連齋以問

鉅鹿張琚

任縣前漢屬廣平國後漢屬鉅鹿郡魏復屬廣平郡師古曰任本晉邑也鄭皇頤奔晉為

任大夫劉昫曰唐邢州任縣漢鉅鹿南寢縣地晉置任縣治苑鄉城連齋者連詔書及班下石園齋以問張琚也張琚兼內外學故以問之琚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琚徂問翻又在旬翻祖問翻

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

見賢追翻

今漢已久亡

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

之符瑞也

後人以此為晉繼魏之徵牛繼馬又以為元帝本牛氏繼司馬之徵

帝使人

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

珠不圓者為璣又曰麤瑤為璣玳瑁耐翹瑁蒲佩翻

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四年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

杜祐曰孫權嘉平五年鑄大泉一當五百文曰

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

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

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夏四月漢主至渝

登觀阪觀汶水之流

渝即漢之渝氏道屬蜀郡汶水即岷江水也岷江出岷道西徼外岷

山東流歷都安縣沈約曰縣蜀所立水經注曰都安縣有桃關蜀守李冰作大堰于此謂之湔壩亦曰湔堰觀

阪在其上裴松之曰游音前晉書音義汶讀
與崙同諸葛亮既沒漢主游觀莫之敢止

旬日而還

還從宣翻

武都氏苻健請降於漢

先有苻姓矣不待

又如字

蒲堅以背文草付之祥乃姓苻也杜祐曰氏者西戎別
種漢武帝開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窟山谷或在上祿或
在河隴左右魏武令夏戾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
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曰楊氏苻堅之先
是曰苻氏楊氏苻氏同出

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

畧陽世為婚姻降戶江翻

五月乙卯樂平定戾董昭卒

謚法大慮靜民曰
定純行不爽曰定

冬十

月己卯帝還洛陽宮

甲申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曰
大辰者何

大火也何休注曰大火與伐天之所以示民時早晚天
下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蔡邕曰自亢八度至尾四

度謂之大大陳卓曰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字蒲內翻

又字于東方高

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

所謂園丘方澤南北郊及社稷神位也

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

先廡庫為次屋室為後

記曲禮之言

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

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宗飾居室士

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

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

書皋陶謨之言孔安國注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

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也

言天之賞罰隨民言

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

采椽

即采采之木為椽不加斲削也

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

張蘊古曰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文選東都賦注曰紂為瓊室以瓊瑤飾之

今宮室過盛

天彗章灼

彗祥歲翻音又見上

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

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

數所角翻下同

帝頗不

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十二月癸巳潁陰靖侯陳羣卒

謚法恭已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羣

前後數陳得失

數所角翻

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

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

言拱手而已默無一言

正始

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

撰雜免翻

朝士乃見羣諫

事皆歎息焉

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

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

道者言之也

答曰夫仁者

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

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

上時掌翻

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乙未帝行如許昌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

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

兗州統陳留東郡濟陰任城東平濟北泰

山昶丑兩翻

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

沈時林翻

名其子

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

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

黨也

論語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歟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

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

鮮息淺翻

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

譽音余惡鳥路翻

孔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見論語

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

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

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

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

當丁浪翻

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

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

重直龍翻

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祖之所以戒子姪如此然高貴鄉公之難王沈陷於不忠平吳之後王渾與王濬爭功馬伏波萬里還書以戒兄子固無益於兄子也

景初元年

以改歷紀元景初

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

山荏

前漢曰荏縣後漢及魏晉曰山荏屬泰山郡師古曰荏在士疑翻應劭音溜裴松之音仕狸翻見賢遍翻

高

堂隆以為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

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

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

是月春三月也

殷為地正以建丑十二月為歲首服色尚黃以土代火之次犧牷用白從殷也更命太和厯曰

景初厯

太和厯注見目錄七卷
太和元年更工衡翻

五月己巳帝還洛陽

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己亥以尚書令

陳矯為司徒令僕射衛臻為司空

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獻帝建安

四年以執金吾榮即為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自晉迄于江左省置無恒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有司奏以

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帝為魏烈祖三祖

之廟萬世不毀

沈約曰時羣公有司始奏更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

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
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為魏烈祖明帝在祚而其下先
擬定廟號非禮也謚法有功
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

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

行下孟翻

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

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矣

羣司百執事之臣也

秋七月丁卯東鄉貞公陳矯卒

謚法不隱無屈曰貞清白守正曰貞

公

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數所角翻

帝欲討之以荊州刺

史母丘儉為幽州刺史

母丘複姓母音無

儉上疏曰陛下即位

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

卒讀曰猝

聊可以此方

無用之士克定遼東

鄭玄曰聊且畧之辭

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

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

稱舉也

寇亂

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敢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

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

度康淵凡三世長知兩翻

外撫戎夷內修戰

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

卷讀曰捲

知其妄矣帝不

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

帥讀曰率

璽書徵

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

遼隧縣二漢屬遼東郡晉志無其地蓋在遼水東岸

水經注玄菟郡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
出西南至遼隧縣入于大遼水璽斯氏翻
會天雨十

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

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

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誘音漢張后殂九月冀

充徐豫大水冀州統趙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
博陵清河中山常山徐州統彭城下邳東

海琅邪廣陵臨淮豫州統潁川
汝南汝陰梁沛譙魯弋陽安豐西平郭夫人有寵於

帝夫人河右大族黃初中
以本郡反叛没入宮毛后愛弛帝游後園曲宴極

樂曲宴禁中之宴猶言
私宴也樂音洛下同郭夫人請延皇后帝不許因禁

左右使不得宣

宣布也露其事也

后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游

宴北園樂乎

後園在洛城北隅

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

辰賜后死然猶加謚曰悼

謚法中年早夭曰悼肆行無禮曰悼

癸丑葬愍

陵遷其弟曾為散騎常侍

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

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

魏氏春秋曰洛陽有委粟山在陰鄉魏時營為圓丘孔穎

達曰委粟山在洛陽南二十里

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

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

摭之石翻禮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審諦昭穆而祭于太祖也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

各就其廟以祭此其異也春秋吉禘於莊公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杜預注曰禘祀三年之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太廟杜預曰三年大祭之名二者不同禮有禘有大禘以下文觀之則此乃禮記祭法所謂郊禘之禘鄭氏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

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

方丘以舜妃伊氏配

舜妃堯女也堯伊祁氏

祀皇天之神於南郊

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祗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廬江

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為內應吳主使衛

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

琮

宗翻還從宣
翻又如字

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

部四

當作四郡謂吳郡會稽新都鄱陽皆與丹陽隣接山越
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或曰四部謂東西南北

四部都尉也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

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

使諸將入扼幽阻之地
故謂之內內謂曰納

但繕藩

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

所芟

街翻種
章勇翻

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

山民饑窮漸出降晉

降戶江翻
首式救翻

恪乃復敕下曰

復扶又
翻救下

者出教令約
救其下也

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

嫌疑有所拘執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

白陽既置長必以為縣其

地當在丹陽郡而今無所考

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

教遂斬以徇民間伉坐執人被戮

伉胡朗翻又去浪翻

知官惟欲

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

歲期

人數見上卷青龍二年

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

恪威北將軍

威北將軍亦孫權所創置

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皖水

自霍山縣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謂之皖口皖戶版翻

是歲徙長安鍾簏索

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

簏音巨佗徒河翻折而設翻

聲聞數十

里

問音

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

霸城即漢京兆霸陵縣故城也

大發

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

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

高古號翻

置內殿前起土山

於芳林園西北陬

水經注大夏門內東側際城有景陽山即芳林園之西北陬也裴松之曰

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曰華林園陬將侯翻

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

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

董尋上疏諫曰

漢公府無軍議掾此官魏置也據俞絹翻

臣聞古之直士盡

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

於人婢

周昌注已見前劉輔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

天生忠直雖白刃

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

偽于

建安以

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

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

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

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

被皮義翻

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

方穴土為方也漢書所謂

方中亦此義

面目垢黑衣冠了鳥

了鳥衣冠權敵之貌

毀國之光以崇

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見論語孔

子對魯定公之辭

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

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

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

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

後累陛下矣

累力瑞翻

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

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

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

好呼到翻

求取亡國不度之器

不度之器謂長安鍾簾案佗銅人承露盤也

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

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疏曰昔洪水

滔天二十二載

隆之此言蓋取鯀九載績用弗成禹治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合以為二十二

載之數載于亥翻

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

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

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

白地謂大幕不生草木多白沙也小虜謂烏桓鮮卑也聚邑之寇謂盜賊竊發之據鄉邑聚落者

乃僭

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

衡所以稱輕重爭衡者言吳蜀自謂國孰與中國鈞無所輕重

也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

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

惡鳥路翻

以為難

卒討滅

卒讀曰猝

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

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

斂力賸翻

下不堪命吁嗟

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

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

度徒洛翻義禮也高堂隆之論諫可

謂深切著明矣

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

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

儋丁濫翻

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

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

吏奉祿稍見折減

將子亮翻
奉扶用翻

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

休者又絕稟賜

稟竿錦
翻給也

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人

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

參三分也

而度支經用更每

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

此蓋犒饗工徒度支經用不
足以給故賦牛肉以供之度

徒洛
翻

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

指言諸費皆
在於營繕也

且夫

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
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

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中書監令典奏事因觀隆

奏遂以語之

尚書衛覲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

覲音冀好呼到翻

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

治直吏翻

其言征伐則比二虜

於狸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

為其主

為于偽翻

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

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

復扶又翻

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

飾

緣俞絹翻茵蓐之字從草蓋古人用草為之後世鞞字有旁從革者用皮為之也鞞褥二字有旁從衣者

用帛為之也古樸散而文飾盛又從而加緣飾焉觀書
顧命敷席有黼純綴純畫純玄粉純之別則成周之時
已然矣純之器物無丹漆古者朴素舜造漆器而羣
臣諫者不止況加丹乎尹翻緣也

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

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量音良而工

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帑徒朗翻
藏徂浪翻昔漢武信神仙

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

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

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

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

錄收也

前已嫁為吏民妻

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

掖庭

姿謂有色者
首謂鬢髮者

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

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

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

妻妻下
七細翻

於父母之恩偏矣又

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

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

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

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

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

鮮息淺翻

且軍師在外

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

猶將不給况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

非員謂出於員數之外者無錄

謂宮中錄籍無其名者復扶又翻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

橫戶孟翻

內外

交引其費半軍

謂其費與給軍之費相半也

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

土為山

掘地為海謂開昆明池封土為山謂作三神山漸臺也

賴是時天下為一

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

載子亥翻下同

馬不捨

鞍士不釋甲彊冠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

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

晉志少府統中左右

三尚方

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

寇讎之心矣

騁丑郢翻

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

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

舍讀曰捨竊為于偽翻

高堂隆

疾篤口占上疏曰

疾篤不能自書故口占而使人書之

曾子有言曰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

見論語

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欸

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

省悉景翻

臣觀三代之有

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

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

旗

武王斬紂首懸之太白之旗梟堅堯翻

桀放鳴條

商湯破桀於鳴條遂放之于南巢孔安國

曰鳴條地在安邑之西

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

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胄

赤此魏室之大異也

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長知兩翻

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

司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

可選諸王

使君國典兵往往基峙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

書蔡仲之命之辭

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

歎則輟錄授能

錄圖錄也

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

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勞力到翻幾居

豈翻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

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

其通者歟

謂是年黃龍見之議也意過其通謂意料之說執之甚堅反過其學之所通習者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

毓余六翻

選舉莫取

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啖徒覽翻唯也食也又徒濫翻

毓對曰

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

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

言唐虞之治也

今考績之灋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

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

渾胡本翻

詔散騎常侍劉邵作

考課灋邵作都官考課灋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

說略

者說考課之大略也

詔下百官議

下逕稼翻

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

考課其文備矣

周家宰總百官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

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詳見於周禮

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

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

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

猥積也卒倉猝也讀曰猝

增減無常固

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

以綱為譬也

衆毛不整振其領

以裘為譬也

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

用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

遙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

詩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注云汝施行

法度於是百君

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明

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

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

六代唐虞夏商周漢七聖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闕通也

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

粗坐

五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

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

契息列翻

今奏考功

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

漢京房有考功課吏法

可謂明

為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

盡善也

濟子禮翻治直吏翻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

四科即漢左雄

所上黃瓊所增者也見五十二卷順帝漢安二年

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

府為親民長吏

長知兩翻

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

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

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

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

公坐而論道

周官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

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

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

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

之略

師古曰此語出於慎子班固引以贊姜敬叔孫通

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

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

馬於虔翻

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

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執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

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司空

掾北地傳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

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

治直之翻

本網未舉而造制

末程

綱維絃繩網總也舉綱則衆目張矣言所繫者大也十髮為程一程為分言其細也又曰程品式也

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

國略國經也先心薦翻

懼不足以料賢愚

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料音聊

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

治直吏翻

而知人之道聖

賢所難也

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是故求之於

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

譽音余渾戶本翻

考之於功

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

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

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

焯職畧翻明也復扶又翻

苟為不公不明

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

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

治直之翻下同

而以

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踈貴賤

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欲知治經之士

則視其記覽博洽

博廣也大也通也洽徧也

講論精通斯為善治

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

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

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

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
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已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
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
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溫公之論善矣然必英明

之君然後能行之自漢以下循名責實莫孝宣若也
宣帝之政非由師傅之諭教公輔之啟沃也公所謂
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其萬世之名言也歟或者親譽雖不能而任職踈

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

惡者有功而不錄

喜許記翻好呼到翻
敗補邁翻惡烏路翻詢謀於人則

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

察雖復為之善灋

復扶又翻

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

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

治直吏翻

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

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

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

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

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

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

煩勞之有哉

古人有言曰舉一網衆目張又曰正其本萬事理此之謂也而所謂本者豈易

言哉或曰考績之灋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

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

立灋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

成然後治其罪

事見尚書治其罪謂鯀鯀於羽山也治直之翻下同

禹之治水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

隩於六翻事亦見尚書賞其功謂錫

禹以玄珪也

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

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

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

其本而犇趨其末故也

趨七
俞翻

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

蔣濟已
自中護

軍連護軍將軍此復書中護
軍蓋先時事也遺于季翻

漢主遇亡虜為上將

謂韓
信

周武拔漁父為太師

謂呂
望

布衣廝養

廝音斯養
羊尚翻

可登王

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

喻斷蛇於文景

謂草創之規略不可
用於承平之時也

好不經之舉

好呼
到翻

經常也開拔奇之津

津江河濟渡之
要故以為喻

將使天下馳騁而起

矣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

先悉薦翻行下孟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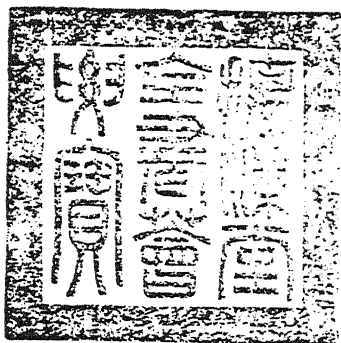
黃

門郎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

也豐服其言

中行仲翻

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徐大豐